解语何妨话片时

刘心武

2003年8月，《文汇报》“笔会”公布了为时一年的“长江杯”征文活动的评奖结果，周汝昌先生与我发表在2002年8月10日“笔会”的《关于“樯木”的通信》获奖，所公布的获奖理由为：“两通关于《红楼梦》的信札，闪电般的灵感和严密的考证中，浮续着中华文化的一脉心香。雅人深致，引人入胜。”后来还分别给周老和我寄来雅致庄重的奖牌。对于这次获奖，周老非常高兴，非常重视，他8月23日复我信时感叹：“昨日蒙你相告，方知我们得奖了，好比暑炎中一阵清风，醒人耳目、头脑。不知评委是何高人？寥寥数笔，不多费话而点睛全活了。那评词无一丝八股气，我所罕见，岂能不感慨系之！”8月25日再来一信说：“奖之本身是个标志性纪念品，真正意义在于这是文化新闻界的第一次公开评奖形式，给了我们（基本论点和治学路向）以肯定和高层次评价——大大超越了目下庸俗鄙陋的所谓‘红学’的‘界’域，这才是百年以来的红学研究史上的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事项。那位评委不知是谁，我深感佩（“界”内的那些人有此水平识见吗！）《文汇》影响不小，是很大的鼓励。”

那次“笔会”征文，历时一年，在征文活动期间发表的三百多篇文章中，涉及《红楼梦》的尚有数篇，包括“红学界”某权威的文章，但最后甄选出的六篇获奖作品中，涉红只周老与我《关于“樯木”的通信》。我也觉得那评语非泛泛褒语，短短几句，一是肯定了“闪电般的灵感”，周老曾夸我“善察能悟”，“顿悟”时便有“闪电般的灵感”，红学非一般社会科学门类，悟性很重要，我少年时代读周老《红楼梦新证》初版，就被书页里不时闪耀的悟性，激活了对《红楼梦》本身的兴趣。二是肯定了“严密的考证”，周老作为红学考证派鼻祖胡适的后继者，其《红楼梦新证》就体现出了严密求证的特色，当然不无可商榷处，但从《史料稽年》入手，力图在宏大全面的历史背景下，去探究《红楼梦》真谛，这是引导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后辈踏上红学之旅的路标，也引得无数红迷朋友阅之兴味盎然。毛泽东不消说，本身就是红学大家，有其独到的观点，他就明确指示：要把周汝昌和胡适区别开来，他喜欢读《新证》的《史料稽年》部分，晚年目力很差，让把某些他喜读的书印成大字本，多是古籍，但《新证》中的《史料稽年》，也特别开列其中，印成大字本后，成为其枕边书之一。“笔会”的评语不仅肯定了我们那“闪电般的灵感”与“严密的考证”，更褒奖我们的通信“浮续着中华文化的一脉心香”，而周老的红学观念，强调的正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文脉，他认为，分析《红楼梦》的思想内涵、艺术手法，当然是需要做的工作，但那只是对全世界小说的一种通行的研究，没有落实到《红楼梦》的特殊性上。《红楼梦》不是一般的小说，而是一部超级经典，他将其视为一部可与中国古典文化中的“十三经”并列的“经书”，可称“十四经”。研究《红楼梦》的特殊性，才是红学的本分。而“笔会”评语寥寥几笔，竟点中穴位，认为是“浮续着中华文化的一脉心香”，且这样的通信文字，“雅人深致，引人入胜”，谆谆鼓励。周老认为那次获奖对我们爷儿俩意义非凡，我也一样兴奋。

后来在拜访周老时，他又提到“笔会”颁奖词，问我打听出来没有，究竟何人手笔？四十几个字，行云流水，四两拨千金。周老对之一唱三叹，还一再跟我说，我们的奖牌上，若镌刻上评语，该有多好！我就告诉他，打听出来了，那评语出自“笔会”主编，名周毅，是个女士，还很年轻。

现在回忆起往事，不禁有些伤感。一是2012年周老仙去前，我曾表示会在某个春天，陪他去东土城公园的海棠林去赏海棠，他眼睛近盲，且张爱玲说过“恨海棠无香”，但徜徉在海棠树下，闻一闻那海棠花发散出的缕缕温润的特殊水气，也可慰他挚爱那“葩吐丹砂、丝垂翠缕”为象征的史湘云之情啊。但我七忙八乱的，竟未能抓紧时机兑现此愿！怅怅！再，2019年10月，竟传来“笔会”主编周毅病逝的噩耗，她才享年50岁，上苍为什么不假这位才女多些寿数，多支持些作者，共同浮续中华文化的一脉心香呢？叹叹！

我和周老的通信，始自1991年，现在能找到的最后几封信，是2011年的，这通信绵延了二十年之久。我给周老的信，最初都是笔写，迨1993年使用电脑后，则除手写外，也有电脑打字后打印的，但我都没有留底稿，早期信件的电子文档，也在多次换电脑重新格式化后丢失。好在周老去世后，其家属在整理遗物时，大体都找出妥存。周老给我的信，早期字迹还大体清爽，后来他目力衰退到一目全盲一目仅0.01视力，仍坚持亲笔给我写信，每个字都有核桃大小，且难以顺延成行，更常常下一字叠到上一字下半部，甚至左右跳荡。接到这样的信，我总是既感激莫名，又兴奋不已，而费时费力辨认那些字迹，成为我的重要功课，一旦居然全部认出，那种难喻的快乐，便充满整个身心。周老给我的信，保存得相当齐全。现在经周老女儿，也是他晚年业务助手的周伦玲女士提议，把周老与我的通信凑齐，编了一本《周汝昌刘心武红学通信集》，我欣然同意，也有出版社愿出。从编成的通信集，人们可以看出，周老确实是我的恩师，我的红学研究，确实是在他指引下，一步步朝前推进的，当然我们在某些认知上，也还有所区别，但我们成了忘年交，我在信中多称周老为前辈，周老多称我为贤友，《诗经·小雅·伐木》开首两句“嘤其鸣矣，求其友声”，我们通信中的嘤鸣，既有“闪电般的灵感”，也有“严密的考证”，既有对中华文化的敬畏与咀嚼，也有被排挤攻讦中的相濡以沫，乃至生活上的关切抚慰。我们的观点当然只是一家之言，但对于广大的红迷朋友们，应该还是有相当参考价值的吧。

周老给我的信，多有即兴咏出的诗句，而我则多次将自己绘制的小画，或作为春节贺卡，或仅供赏玩一哂，随信寄去。其中有一幅画的是曹雪芹好友张宜泉诗句“寂寞西郊人到罕，有谁曳杖过烟林”的意境，说明文字为“癸酉岁末甲戌将至时，忽念及曹雪芹之伟大尚未为世人全知，叹叹！画赠前辈红学先生”。周老收到后非常喜欢，当时就有拿到报刊发表的冲动。后来我又画了一幅较大的水彩画《沁芳亭》，周老见到立即赋诗：“不见刘郎久，高居笔砚丰。丹青窗烛彩，边角梦楼红。观影知心律，闻音感境通。新春快新雪，芳草遍城东。”原本想把这本书信集的书名，就定为“有谁曳杖过烟林”，但我的助理焦金木从网上查到，前两年刚有一家出版社出了本散文集，已作为书名；于是觉得周老诗句中“闻音感境通”，颇可概括我们通信的心音，但若作书名，似难吸引读者，于是又考虑干脆命名为“红楼嘤鸣录”。最后是出版方反复斟酌后确定为“解语何妨话片时”，很贴切。也通俗易懂。周老与我的通信汇集，相信能够不负当年“笔会”主编周毅那“雅人深致，引人入胜”的评语。

与周老见面交谈，以及见字如面，周老人格中的闪光点，常燃于我心臆中，那就是，他有一种孩童般的纯真，也就是具有赤子之心。他对人对事，都是如此，不会经营人际，不在乎背景来历，具有贾宝玉般的超俗眼光心地。他以赤子之心研红，口无遮拦，不计褒贬，把红学研究的空间，视为公众共享的园地。他扶持的后进，岂止我一个，有的民间研红者，被所谓“界内”“权威”蔑视，甚至斥为“红学妖孽”，他虽并不认同其说，但对其勇气，总是加以鼓励，对其中吹沙见金的价值，总是予以肯定，这种大度包容，足令人感佩。中央电视台“百家讲坛”请他开讲四大名著，他一身朴素的中山装，也没有特别理发，更没有染发，年老了嘴瘪了，满脸褶子，却有不止一个听众跟我说：周先生真有魅力！魅力何在？说他在台案上，双手十指交扣，未曾开言，笑容如孩童般纯真，一开口，平易近人，深入浅出，没有破碎句子，没有废话，一句接一句，逻辑链清清爽爽，说到尽兴处，自己先笑，眼如弯月，纹若绽花，其讲述的内容不消说对听众大有裨益，其赤子心态令人观之难忘！周老对《文汇报》给予我们通信评奖的反应，他在通信中给我即兴吟出的那些诗，不也都具有孩童般的纯真吗？

有一回去他家拜望，交谈中，他笑道：你在“百家讲坛”的讲法，做到了左右逢源，四角周全，正如脂砚斋评雪芹，下笔多有“狡猾之处”……我也就笑道：就如此小心翼翼，也还有人完全不容，看来真的是既要自我保护，也不能失去自己的真意呀！笑谈间，也就比对出，周老长我二十四岁，属于父辈，但他却体现出带棱带角的学术风骨，我呢，拿我“百家讲坛”头两集讲红学来说，就不像周老那样，强调红学的特殊性，而是把关于《红楼梦》的思想性艺术性的一般性表述，也涵括到大红学的概念里。我表述得相当圆滑，但其实，我骨子里坚定地跟着周老搞考据，我的原型研究，先从清代康、雍、乾三朝的政治动荡，特别是康熙两立两废太子，延续到乾隆朝废太子虽然已死，而其子弘皙，也就是康熙帝的嫡长孙，作为一股强劲的政治势力，与乾隆暗中较量，一度出现了“双悬日月照乾坤”的诡异局面讲起，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曹雪芹那跌宕起伏的家史，再通过文本细读，从《红楼梦》文本中找出相对应的投影，这样一种特殊角度，来层层剥笋，构筑我的“秦学”大厦。我的“狡猾之处”，正是力图通过我包容别人，来换取别人能相应包容于我，也就是，我认为，彼此既然都在大红学的格局之中，何必“相煎太急”！我的这种讲述方略，在一般听众中，还是有效力的，但所谓“界内”及“权威”，到头来还是容不得我，必欲扼杀而后快。现在想来，还是周老那种“童言无忌”，如林黛玉般，“我是为我的心”，更凸显出学术骨气。周老那孩童般清澈的人格魅力，是我应该永远忆念，也是我应该努力去修炼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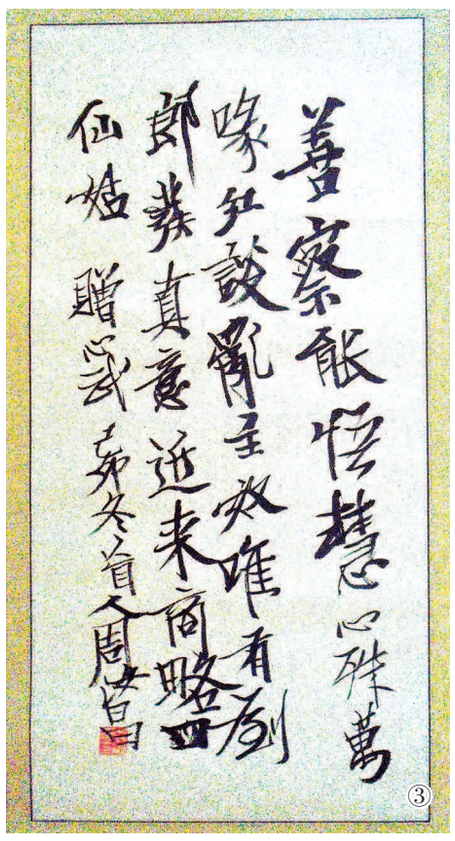
《红楼梦》中菊花诗有句：“休言举世无谈者，解语何妨话片时。”我和周老的通信集，相信会有人感兴趣，或共鸣，或争鸣；当然，估计也会有人鄙夷不屑，那么，就“高情不入时人眼，拍手凭他笑路旁”吧！

2021年10月3日 绿叶居

①周汝昌听刘心武汇报他在美国的红学讲座（2006年）

②刘心武绘赠周汝昌的小画“寂寞西郊”

③周汝昌题赠刘心武的书法



耳听八方

像只野狗一样涅槃

李 皖

那天夜里，在鲁巷的酒桌上，左小祖咒忽然压低了声音，像要说出一个天大秘密一样告诉我一个消息：“知道吗，我刚录了一张牛气冲天的专辑？已经录完了，叫《涅槃》，就叫《涅槃》。”

左小祖咒说，在他二十刚出头的时候，他听到了“涅槃”的NEVER MIND（《别在意》专辑），“专辑无比地感染了我，感动到我的内心，流进了我的血液”。三四年后，“涅槃”主唱科本抑郁得自杀了，“听到这个消息我一整天都没有进食，也导致后来我写了很多有关枪的歌曲”。

左小祖咒的《涅槃》是一张致敬偶像的专辑，就用偶像的名字来直接命名。左小祖咒说，他想尽他所能告诉现在的年轻人，一定要去听听“涅槃”。科本的歌曲是那样的真实、慈悲，超过了爱。

但是《涅槃》这张专辑听完，我一次也没有想到“涅槃”乐队，没有想到科本，就算它有以“涅槃”为题的歌，有标明写给科本的歌，有如此明显的致敬举动。NEVER MIND有十三首，《涅槃》也有十三首。在编曲署名上，不管有没有个人署名，《涅槃》十三首编曲一概都注明了“向涅槃同志学习”——乐曲中有NEVER MIND的编配启发，像扒带子一样，学着像“涅槃”那样演奏。但饶是如此，我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左小祖咒——一个奇怪的人，一个歪瓜裂枣的歌手，比他的任一次表演都更自我、更强烈。这一次，我清晰地看到了他本来的样子，看到了他的出身，看到了他自始至终也没有改变过的乡土气，他的地方口音，他的本色生活。

有点儿像是回到了早期，NO乐队时期的他，《涅槃》中的许多歌曲，左小祖咒都用像是NO乐队的嘶叫来演唱。我这里特别用到“像是”一词，就是说表面像，其实不是一回事。NO乐队时左小祖咒的嘶叫，是非常正经地想去占领摇滚乐的高地，严肃认真地拉开架势，唱出那个谅你无论是谁也攀不上的高音。而这里的嘶叫，一点儿没有那个意思。那里的嘶叫很雄健，这里的嘶叫哀伤之极。

早在2011年，在《庙会之旅Ⅱ》的终曲《最高处》中，左小祖咒就表现出了对手机段子、网上金句的喜好。他改造这些段子、金句，编制成他自己的歌词。2013年，这一爱好曾被集中到一起，录制《这小小的葡萄我从没吃过》——艺术上他最不成功的专辑。《涅槃》还是这个喜好，但是进化了，艺术上非常成功。

足足有五首歌，他改编了冯唐在网络上的热诗。先是引用，然后是演绎和发挥。值得称许的是，他有本事把这些诗带进沟里，再引你走向做梦也想不到的地方。比如《力量》，在援引了冯唐的名句“力量随距离的平方递减的是光/力量随距离的平方递增的是你”之后，接着是这三句话，“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很低调/来到这世界你就没打算活着回去/自从得了神经病整个人都精神多了”。到下一段，又变成这样三个网络金句：“作为失败的典型我真的太成功了/你说我要是鲜花牛都不敢拉屎了/你说我不吃饱饱的哪有力气减肥”。

我真是听着笑了起来，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对着电脑，像个傻子一样。但只过了一秒钟，我就收敛起了嘴脸，换上愁容。傻子都听得出来，这不是笑话。这话让人听了发噱不假，但是它苦涩，是最幽默又最无望的苦涩；这是失败，失败者彻底的失败。

“力量随距离的平方递减的是光/力量随距离的平方递增的是你”，这是很正经的句子，但是一个荒腔野调的人把它唱出来，你就不会往正的方向上去联想。左小祖咒的声音，那没人腔的嘶叫，是非常重要的因素，它成就了这张专辑，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。

这种声音给歌词赋予了新的意义指向，并且，能够象征这张专辑的精神，就像这个声音给人的直观印象那样，它在表明一种绝望，又在绝望中张扬起无比疯狂又苦涩的精神，大概就是左小祖咒说比爱还要更重要的——真实和慈悲。

“一个湖/可以看一天/一盆火/可以看一晚/一个人/可以想几十年/可你根本不想”。话题一转，多绝望的苦恋！“你根本不想，你根本不想/你根本不想，我前思后想/你根本不想，我胡思乱想/没什么好说的，因为你根本不想”（《你根本不想》）。这是失败者的苦恋，无回馈到了绝对的单相思。

左小祖咒对冯唐的改编，完全改变语境，变得复杂而意味深长。比如《算术》，那个“人格伟大”“疯子般仁慈”的你决不会是情人，这首歌决不会是一首情歌。在貌似简单的改编里，也决非如表面的简单。“生活没这么复杂/种豆子和相思或许都能得瓜/你敢试/世界就敢回答”。在冯唐这四句诗后面，左小祖咒接上的是：“生活是条狗/我们都想要个金链子能拴狗”。他用了夸张的、放大地方口音的声音唱这句话，因而让这带有奇特修辞，只有善于拐弯抹角思想的人才能心领神会的句子，带来了黑得透不出光的讽刺。这讽刺，几乎有能涵盖人世间的绝望和挖苦。

说回左小祖咒的用嗓，一个典型例子是《在吗》。《在吗》用到了极端的左氏嘶叫，让人明白，这嘶叫的本质就是绝望。先是怪腔怪调叙述：“花了五秒删了你的联系方式/花了五分钟删了所有的聊天记录/花了五小时扔掉了所有与你有关的东西/花了五天才静下来/花了五个月才开始忘记你”，然后，嘶叫，在“结果你一个电话说了一句：在吗/所有记忆全都复活”那里，嘶叫，嘶叫到最后，用嘶叫演唱“我再也没有你”，由此成就了一首好笑又痛苦的绝望失恋恋曲。

这首歌非常难听。如果你在《走失的主人》《庙会之旅》《左小祖咒在地安门》中听到过这厮早期的声音，为这厮卖力地嘶叫感到不堪忍受，以为这就是全世界最难听的歌，那么，你还是低估了左小祖咒制造难听的能力。《涅槃》这张专辑会让你明白什么是“最难听”，让你真正大开眼界。从头至尾，左小祖咒都在用一种古怪的、难听之极的声音在演唱，不管高音低音，不管低吟高唱。它成了一种腔调，一个序列完整的发声体系。

我是在《想科本的傻瓜》那里，被这种难听打动了。在那里，左小祖咒用上了一种委屈的声音，仿佛刚挨了揍，在赔小心，求乞。像是个脑残粉，唱出哀伤之极的小声乞求。他很小心地唱，细声细气地唱，可怜巴巴地唱，贱兮兮地唱，这种唱腔我从没听过，让我忽有所悟，这伙计在干什么，做到了什么。七年前有一次，他曾向我宣称，他要试图突破。这一次，这伙计真的实现了突破。

左小祖咒唱歌是不是跑调？这一度是人们广为议论的话题，为此，我还为他作过辩护。而这张专辑，压根儿不需要辩护，这已完全不是跑调的问题，这是根本就没有调的问题。这厮发明了自己的调，但是没调得很完整，每个音都在缝里，具有整体性。在许多地方，为了加强演唱效果，他配上了和声。这可真是咄咄怪事，这没调的家伙居然会给自己唱和音！听得出，这和音是和谐的，是真的和声。虽然不知道它们是哪两个具体的音，却基本符合物理学原理，具有共振的属性。《涅槃》这整张专辑，我敢打赌，一个正常人，一个受过完好音乐训练的人，肯定唱不来这其中的任一首歌曲，他一定无法重复左小祖咒的演唱，唱不对他的音调。以前左小祖咒的歌是可以记谱的，但这张专辑，很难记谱。

至此，存在着三个左小祖咒。第一个左小祖咒，他的音修得很正，完全在调上，代表作品是《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》（2006）；第二个左小祖咒，放弃了声音修正，放纵自己，自以为突破，却走调走得失败，不协和，代表作品是《我们需要个歌手》（2014）；这回的《涅槃》，是第三个左小祖咒。这个左小祖咒似乎不再克己，不再服从于音律，荒腔走板，只管用自己的调调，用他的地方话扭曲和发展，结果，搞出来了他自己的音调。

这次，他特别像是一个民间艺人。有的民间艺人，走着走着走高了，会走进音乐的殿堂里。左小祖咒却是越走越低，走到了地底下。经过二十多年奋斗，他写出了诸多广为流行的摇滚歌曲，但他依然显示他是一个民间艺人，最不成器的那一种民间艺人，不在乎所谓身份、面子，敢于去做拿性命去博，不在自己掌握中的事。

除了音调和声腔难听，这张专辑在歌词表现上有时粗俗，从词曲到演唱，复合成从里到外的粗野。但是在粗俗的表象下，有着左小祖咒的一本正经。如歌曲《涅槃》的整首词，是普通人念都不好意思念出来的，但是左小祖咒唱。用可怜之极的声音，伴着凄美的大提琴曲，唱得哀绝，低眉敛目一点都不开玩笑。这首歌是从反方向做功，以相反的、怪诞的、丑陋的、刺耳的方式，做出对人生的反向论证，得出的却是跟正向论证同样的结果。这让人生的叙述得以完整，让人间值得的辩护变得逻辑更加强大。射向了绝望的箭镞，我们发现最后它射入的靶心，却是人生积极之道。所以同理可证，这邪得没名堂的家伙也会这样唱：“我要做好人/不要来阻挡我/我要做好人/这是我的自由/做好人真的难/我告诉我要扛住”（《时代》）。

这专辑中的歌曲，听到最后都会听到凄然的味道。完整地听下来，这凄然的味道会盖过五味杂陈的其他味道。飘荡到最后的，一定就会像是这首终曲：夏天来了，秋天来了，冬天来了，我的猪跑了，我的驴跑了，驴去找猪了，不知什么时候会回来。这样的歪货终曲，怕只有左小祖咒写得出。确实，它很搞，但是空空落落，实实在在能打到人。我想，这大概是人过五十的左小祖咒的真实心境。他从那样一个底层爬上来，从边缘地带，走进搞文艺的圈子，成为了摇滚师，走到了这人生半途。在外人看来，他是几乎可挂头牌的。但在他自己心里，非常凄然。可能真相是：即使是从谋生的一面看，他也未必过得体面，依然像一个跑江湖的，身不由己、飘浮动荡。专辑中有两首谈艺术家和文艺青年的歌，想必不是偶然。它们都在想来世，但惨到无法再惨，决定来世还是要做艺术。

很多时候，这些歌曲都像是听不出是哪儿的人，在用他的家乡话在喷，在低诉、在诉说、在喊。左小祖咒是盐城人，这口音有点儿像是盐城口音。作为一个苏北人，我直觉这一回他不是像正常那样作曲，而是走了一个别径。在我们家乡，女人们个个无师自通，在亲人亡故时，会即刻掌握一种歌唱，虽然她从来也不曾练习过，这就是哭丧。她会把她心里念的、对亲人说的话，哭出来、唱出来。我直觉这一回，左小祖咒的创作，近似用到了这种方式。

这些歌曲生成速度太快了，酝酿得不够。除了《涅槃》《你根本不想》两首，其他歌曲都不成形状，过于粗糙。但是这种艺术姿态，从意念、态度到观念，都很对。“但睹性情，不见文字”，向来是语言艺术过于繁琐矫饰时，回归正途的一种做法。

“你既然生来是只羊羔，那就跟着羊群走

不要落单不要张望，更别想逃跑

我既然生来是只野狗，那就不会随大流

可以落单可以张望，想吃就去咬”

这是专辑开头，《羔羊与野狗》中的四句。左小祖咒不觉得轻贱，毫无避讳自比野狗。野狗看似不体面，却有它的骄傲，这骄傲就是拒绝驯服，在生存的战斗中快意人生。即使是在向偶像致敬时，他也没有被奴役，去模仿偶像，而是完全祭出了自己，唱出了完全的自己。前年，出那四张一套的《四大名著》时，左小祖咒曾极力向我鼓吹，说这是一张“把离调音乐带入摇滚音乐的巨作”，我觉得这句话，在实现的程度上，拿来评价《涅槃》专辑，更合适。

『文汇笔会』微信公众号